

风物 深度 电影

王净专访：来自宇宙的讯息，和生活的救赎

很多事不是你可以控制的，它就是会在你愈小心，愈不想要失去的时候离开你。



王净。摄：宽敏/端传媒

Part 1

王净小心翼翼地呵护着那些气球。

她抱着这些气球，坐在车子后面，对自己说，OK，这一次我要他们存活得更久一点，他们不可以不见。

那是她的小时候，爸爸妈妈常常带她去一家餐厅吃饭。餐厅老板会给她一些气球，王净有一次跟老板要了五颗，特别欢喜地回了家。

没过几天气球慢慢消了气，王净伤心极了。爸爸妈妈特地又再带她去餐厅，拿了更多气球。

开车回家的路上下起了雨，王净想，好的，这些全部都是我的宝贝，我等下下车的时候要非常小心。

“我打算下车的时候要赶快跑进室内，不要让这些气球被淋湿，”气球们的造型非常可爱，其中有她很爱的熊熊气球，“不可以，不可以，我再三地告诫自己。”

刚下车她的双脚一踩到地面，就因为路滑跌倒了。她手没有抓牢，眼睁睁地看着气球从手里挣脱，全部往上飞。雨势没能阻挡气球飞起来，王净看着他们在飞，开始大哭。

“我哭了三天，因为我意识到，有些事情，你愈想要抓住的时候，它就会不见，就会消失。”这就是长大的感觉吗？她如今回想起来的时候，还是差点讲出一个脏字。

“你就会意识到，很多事情都不是你可以控制的，它就是会在你愈小心，愈不想要失去的时候离开你。”





王净。摄：宽敏/端传媒

这些讯息对一个小学三四年级的小朋友来说，似乎太难消化了，“所以我才这么伤心，”她觉得这不是她应该要面对的。25岁的王净回想起那一天，眼眶又红了。她的伤心似乎延续到了现在。

童年时的王净没有默默流泪，而是嚎啕大哭。哭到邻居都问，她怎么了，“因为他们不是你在路上看到的那些一般的气球，他们是熊熊气球。”

三天之后，情绪是如何排解的呢？

她破涕为笑，而且是哈哈大笑，“我妈看不下去了，带我又去拿了气球回家！”

某程度上她是幸运的，一些事情走掉了，又会回来。不过，过了这么多年，面对失去这件事，有变得更容易一些吗？

“不行啊，我很恋旧。我没办法轻易地放手，除非宇宙给我讯息。”这件事，是王净所记得的，宇宙给她的第一个讯息。同时又是长大之后，家里人仍然记得，还时不时提起来笑她的那一件事。王净学习着放手，“日常生活中其实你势必要放弃一些东西，每一天都在放弃很多事情，也不得不放弃很多事情，好像也只能这样。”

Part 2

王净的情绪常常来得很突然，在开心的时候，她可能会突然抽离，希望自己记得那些开心的时刻。

她的感受力有时会强到让她自己很困扰。别人说的一句话，可能会变成具象，进入她的梦境，“在听说的当下可能我没有反应，后来我发现，我的潜意识原来抓住了每一个来到我脑海的资讯。”什么事情似乎都可以影响到她，早上起来如果天气不好，她会伤心，这种情绪会变成表演的助力，但若那一天要拍的是开心的戏，她也要花更多力气让自己开心起来。

“这种东西好像很难让身边的人帮忙，还是要自己解决。”王净习惯了一个人解决问题，她跟她的哥哥和姐姐在年龄上差了十岁，王净在家里成长时，哥哥姐姐已经去了学校住校，“虽然我不是独生女，可是我的成长经历很像是一个独生女。”

她可以很短暂的独立，但心底知道自己很需要依赖某一个人，某一件事。

“我和家人的关系是很亲近的，虽然不是每一天都联络，每次很都亲密，我们一段时间不联络之后，很快也可以沟通。”王净猜测可能是因为妈妈很信任自己，“她是一个很信任小孩的妈妈，她会关心，会心疼你受伤，但她不会不让你受伤，她觉得受伤是一个势必的过程。”

疫情结束之后，王净从宅的生活又再度开始忙碌起来。为了抵销这种不断外出及不断更换环境的“不安全感”，她想要一些熟悉的感觉。去年有一天，她走在路上，看到一个有趣的手链，于是买下来，随身携带这种安全感。

从小到大，她有很多时候是自己在跟自己玩。她会觉得一朵花也是自己的朋友，狗狗和玩偶都是她的朋友，“他们都是宇宙派来的好朋友。”因此她才会觉得，宇宙时不时在对自己说话，“我不是想要传达某种迷信的。”

虽然入行时间还不算太长，但她已经扮演过不少情绪起伏较大的角色。她到现在也还不太懂得怎样处理拍摄结束之后自己的情绪，“我觉得她们的影子好像一直都还在。”

如果察觉到快要出事的时候，她就去做一些其他事情，“做一些属于王净的事情，而不是让自己脑子里还在想着方芮欣的事，或者想着小静的事。”

买菜，买花，散步，遛狗。

对王净来说，她从别的角色回到王净自己的状态，通常都是她的狗狗康吉帮她从情绪里面走出来，“跟牠相处我就会变得放空，看着牠开心地吃，开心地睡，开心地散步，开心地奔跑，”那个时候她就从演员又变回了王净，“一个普通的狗奴。”

Part 3 表演，她觉得跟写小说很像。

在写小说的时候，她一直想像，当自己是笔下的女主角，遇到这样那样的事，她的女主角会说什么话，会做什么动作。她对表演的准备，就是不断地阅读和写作，“即便没有发表也好，我写给自己看，也看别人写

的东西，我想要训练自己说故事的能力。”

2013年，还在念国中的她，以笔名“菌菌”发表了第一本小说《芭乐爱情》。她的家人常常叫她Gingle，或者“菌菌”。她不想用本名写作，选了“菌菌”。她非常自由地支配自己的时间，兼顾学业和垒球，并在网路上连载小说。写作对她来说很自由，“一有空闲就可以写，想到什么就想写，书念到一半也可以写。做演员时间上没有那么自由，”她在演一个角色的时候，没有办法抽离开来，用客观的角度去写一个故事。她需要将时间分配给角色，分配给自己还有小说。

疫情期间，她尝试自己写故事，“其实我的故事就是我的梦。”她把一个一个梦境纪录下来。

最开始的时候，她把演员这个职业想得很简单。暑假开拍的《痴情男子汉》，她试镜中选，有想要努力打工存一些零用钱的心情。

表演是王净过去从未接触过的事，她的爸爸是医生，妈妈是营养师，大部分家人都在医院工作。当她说自己要去做演员时，家里人觉得莫名其妙，有些担心，“我妈觉得我自己开心就好，但她没想像过我会变成演员。我爸爸希望我做一个开心的不是演员的人，也许是老师。”王净是家里最小的孩子，家人们觉得可能管不住，认为也许玩腻了她就会离开。王净于是开始了自己的演员职业生涯。

她形容自己做很多事情都是三分钟热度。当家人们看到她为了表演持续地付出，又开始从怀疑变成支持。王净对演员这个职业并不了解，只是觉得非常好玩和有趣。在《痴情男子汉》杀青的那天，一百多人的剧组，不少人都很开心，心想明天不用再上班了。而王净却很难过，她好像有点舍不得自己的角色，舍不得剧组的其他人，也舍不得离开剧组这个环境。

直到现在，王净向其他人介绍自己是演员的时候，会有点害羞，“我觉得自己不是一个真的很懂表演的人。”但在《痴情男子汉》杀青那一刻，她想，也许自己是喜欢演戏的。

她曾经想像过自己做朝九晚五的文书工作，觉得也不是不能做，只是可能做得不开心。

“我其实觉得表演是向内的一个方式，每次在接触到不同的角色的时候，我都觉得那个角色某方面可能跟那个时期的你，一定有某种连结，她才会在这个时候现在的你 所以我觉得那其实也是一个很向内的过程。”

她以此感受每一个剧本中的角色，有的故事跟她表达的不太一样，她也就不会强求，“或者是我看不懂他想要表达的是什么，我也不会逼自己去。”她说那就代表一定还会有更了解这个角色的人会出现，“那就代表角色不是我的 我也有试镜过很多角色但是都没有上。”

她甚至喜欢试镜，“我觉得试镜好有趣喔，就是你可以认识新的不同的导演，有的时候你可能也会看到别人

的演出，也会觉得，哦，原来他会这样子演。那我没被选上的原因可能是我做了一个错误的判断或选择。”她直到现在也还常常参加试镜，体会其中的乐趣。

王净的入行的这几年，已经拥有了很多备受好评的代表作。《返校》和《瀑布》先后让她入围了金马奖的最佳女主角。外界评价她是天才。

这种他人对于王净诸如“天才型演员”的评价，也给她带来了压力，“我知道自己不是一个天才型的人，”她只是不喜欢把自己做了多少努力和功夫说出来，“大家应该会比较想要看到好的东西，而不是看到你有多辛苦和中间的转变。”她希望的不是大家都喜欢王净，她希望大家都开心。

表演上，愈多人说她不好，她反而愈安心，“那代表我有很多进步的空间，至少我知道我需要努力什么，哪里需要加强。”王净害怕人们看完电影后对她说“很好”，觉得像是在骗她。

王净从小就有这种自我检讨的心态，“我有点仿冒者症候群吧？就是那种，不太确定自己在外人眼里看到的所谓成就到底是不是成就。”即便是大家夸她很乖，“可是小时候乖有什么好开心的，我小时候又不乖。”

她觉得如果是被夸奖善良，自己会觉得还不错，“善良真的好重要，每一天都会遇到很多不善良的事情。”





王净。摄：宽敏/端传媒

王净定义的善良，是不做会侵犯别人的事，一个人能承认自己犯的错。每次看到有人冠冕堂皇，她都强忍着自己想要脱口而出的冲动，“我努力忍住，每个人的课题都不太一样啦。他的课题就进法令让他自己去解决吧。”但不好的新闻，和不合理的事件，她还是会难过很久。

Part 4

前阵子，王净中了covid。前三四天她很伤心，觉得自己染病为剧组带来了困扰。一个人在家躺着，什么也不做，又慢慢开心了起来，觉得躺着也不错。她就这样在家躺了十一天，觉得自己充好电了，再进组，“我在生活里其实没有规律，想做什么就做什么。安排很随意。”

听起来，她真的是一个很容易苦中作乐的人。

“可能有一个你不太接受的东西在你手里，你就会慢慢去觉得说也不错。”她觉得宇宙一定是在告诉她一些什么，“那些讯息都是非常微小的，可能是今天在电视上面看到的新闻，可能是我的狗今天的眼神，或者身边的人的一句话，我看到阳台的话开了，这些都可能是有一个讯息，在告诉我说，OK，没事的。那就这样吧。”

王净说自己的开心如果是100分，她的不开心就是负一百分，“我的不开心不是0分。”当她进入不开心的情境时，她认为自己造成了身边人的困扰。于是宇宙的这些讯息，对她是一种很温柔的存在，她不知如何让自己好起来，便通过阅读这些“讯息”，安抚了自己。有时候她也会把宇宙的讯息分享在社交平台上。

她说过自己是一个过分矫正的人，“即便有一百个人跟我说，这件事情不可以。但我就是会去想为什么不行。”别人的解释，说服不了她，“很多解释在我这都不构成不可以的原因啊。我们为什么不试试看呢？”

除了宇宙的这些讯息，还有她的狗狗，人类很难改变王净的看法。

“也不是不可以，需要一点时间。” **Part 5**

“如果我走在香港街头，应该不会有人在乎我吧？”王净不相信香港民众知道她是谁，即便《返校》的票房收入很高，她竟有自信觉得自己是一个很难被发现的路人。或许香港给她带来了一些不真实和陌生的感觉。

王净希望自己是一个可以融入背景的人，“如果出门一整天没有被认出来，我就觉得今天很开心。”如果被认出来，她默默地想，下次要再乔装多一点。

“因为我一直在被看，”她很想隐形，如果可以的话。